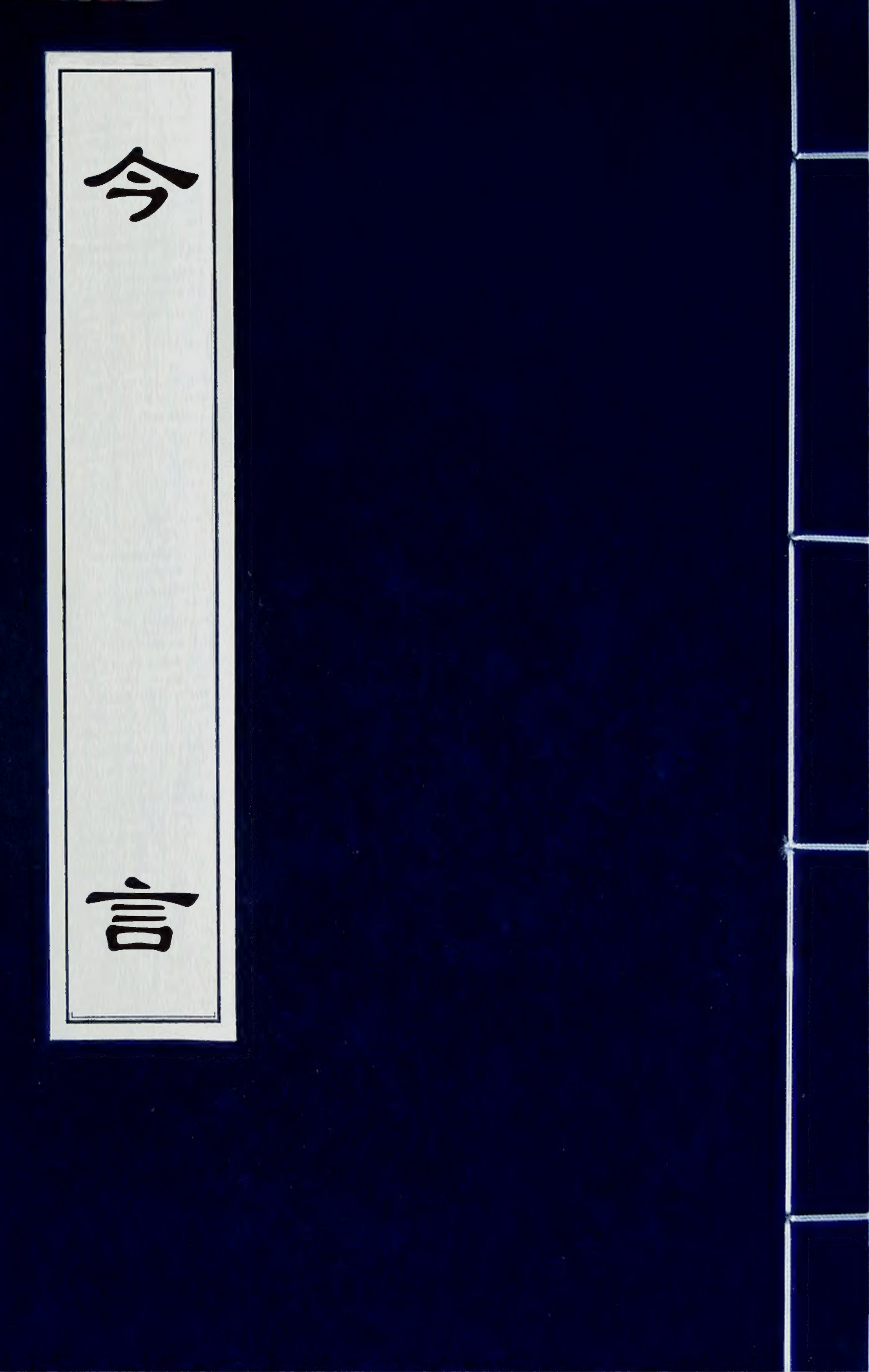


今
言

今言卷之二

海鹽鄭曉

九十九

御用左少監阮浪侍　英廟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蘆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鍍金絛扣綉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褫衣忠因見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

俄而入皇城白裹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遣堯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没產浪入詔獄炮烙煆煉苦慘備至卒不承死獄中天順復辟平忠亦凌遲贈浪本監太監命儒臣撰文立碑官縉子銳錦衣試所鎮撫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一百一

永樂癸未至天順丁丑五十五年吏部尚書蹇郭王三公何文淵王九皋佐泰和也天順丁丑至弘治乙丑四十九年九十一人而耿文恪再入吏部正德丙寅至嘉靖丁未四十二年凡二十二人羅楊李三公

未任王許二公再入永樂至弘治以前冢宰無坐罪者正德以後繇伏誅陸王謫戍喬熊唐削籍

一百二

南都之有參贊機務也自黃忠宣公始也黃公初至南都爲戸部尚書尋兼掌兵部裕陵即位初始有參贊機務盖 長陵崩後仍稱北京爲行在則南都爲京師故

稱機務正統六年定都北京去行在則當改爲參賛留務矣往時參賛不專兵部近時王端毅公以留臺參賛機務後陞南京兵部尚書又參賛先是靖遠伯王忠毅公兼南京兵部尚書稱總督機務正德末新建伯王陽明亦兼南兵書乃止稱參賛

一百三

我朝雖設脩撰編修檢討爲史官特有其

名耳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況中間類多細事重大政體進退人材多不錄每科京師鄉試考官賜宴皆書冢宰內閣大臣其先後相繼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一百四

人言金石之文及志書可信余嘗錄九卿題名殊可笑兵部尚書刻齊太鐵鉉時未有扯京也況鐵以軍功陞仍在行中未嘗

任部事嘉靖中一時五尚書皆經畧四方未嘗至部亦題其名胡端敏公實為兵部尚書代王時中而李康惠公繼之乃不書其名名在侍郎中又不書陞本部尚書初建北京設行部部設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其屬六曹清吏司以戶部尚書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資刑部尚書掌保定府事雒僉為尚書僉坐事死黃忠宣公代之劉辰實

爲行部侍郎今改行爲刑盡題名刑部江西通志首書寧王封於寧夏而不知寧王之封大寧大寧即北平行都司地永樂初以其地畀朶顏三衛遷都司於保定山東通志書齊王賢烶反而不知反者賢烶之父榑也他如此類不可悉舉

一百五

永樂中解公胡公出内閣爲廣西參議國

子祭酒宣德四年禮書華盖殿大學士張
瑛戸書謹身殿大學士陳山以干請諸司
出内閣改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内豎書景
泰七年江淵亦自内閣出為工部尚書代
石璞

一百六

國朝取天下於胡元順帝遁去而名號尚
存不得已常遣使欲與通和順帝崩其子

愛猷識理達刺稱帝塞外洪武五年　上
書諭元幼主欲其通好遣使取其子買的
里八刺北歸初買的里八刺為我兵所獲
封崇禮侯留京師七年遣使送崇禮侯北
去愛猷識理達刺死其子脫古思帖木兒
立脫古思帖木兒即買的里八刺也二十
一年脫古思帖木兒為其下也速迭兒所
弑諸酋立坤帖木兒為可汗而猛哥帖木

兒爲兀剌王是時虜數侵邊魏國公達宋
國公勝涼國公玉潁國公友德西平侯英
成祖晉王周世子相繼討虜虜益擾我
塞下建文二年虜中衰亂其大酋脫列干
等乃欵塞三年坤帖木兒亦遣人歸欵壯
平是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永
樂元年遣指揮朶兒只恍惚等書諭可汗
通好不聽再言諭亦不聽已而鬼力赤與

瓦剌相讐殺始皆遣人入貢然亦數寇邉
四年書諭可汗通好勿拘留我使不報六
年書諭本雅失理是時鬼力赤衰虜中立
本雅失理爲可汗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
虜通好虜不從殺驥 上怒乃封瓦剌酋
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
安樂王以撫本雅失理而遣淇國公武城
侯同安侯靖安侯安平侯五將軍出塞討

虜五將軍入虜伏敗歿於臚朐河八年
成祖出塞討本雅失理及其臣阿魯台十
一年遣人招阿魯台十二年瓦刺叛侵邊
成祖北征瓦刺是時瓦刺數攻敗阿魯台
阿魯台乞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
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
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
寧王久之生聚畜牧蕃富遂叛我拘留我

使數寇邊二十年圍我興和　成祖怒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北走班師還是年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本雅失理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内地避之二十一年成祖又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時爲馬刺木之子脱歡所敗二十二年阿魯台部落侵塞上　成祖又出塞討之自順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洪熙元年馬

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元孽脫脫不花爲主居漠北宣德元年阿魯台脫歡各遣人朝貢是時瓦刺強而阿魯台弱八年阿魯台遣人自遼東入貢 上勑總兵巫凱曰往年虜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遼東來謹防之瓦刺殘阿魯台阿魯台遣人來告瓦刺之難賜刺撫諭之阿魯台爲瓦刺所敗死脫歡遣人朝貢

告殺阿魯台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以
爲中府左都督正統元年脫歡與其酋朶
兒只伯讐殺脫歡遣人貢馬且逼兀良哈
女直伺我塞下二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
四年五年數貢馬亦數入塞六年脫脫不
花及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八年又貢馬
也先者脫歡之子也當是時脫脫不花弱
而也先強也先又以其姊妻脫脫不花數

年間𢦏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凢待賜
金帛無筭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桀
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變詐
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言
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皆許給之曰
吾爲若奏　皇帝皇帝許爾也也先大喜誇
諸酋曰吾且進聘禮十四年春遣二千人
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不及

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舉分寇大同宣府參上諸城堡多陷没羽書紛至遝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虜太監王振力勸　上親征八月庚申至土木車駕北狩十月虜復至京師索大臣出議和迎車駕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卿出見　英宗辭歸時瓦剌可汗普化即脫脫不花也

遣使貢馬尋和十一月也先又遣使索六
臣議和皆不許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
鎮上疏言京官潛遣家歸民心驚懼乞禁
止時虜酋阿剌知院遣人貢馬請和賜勑
答之虜遂至大同宣府京師戒嚴阿剌又
遣人貢馬也先亦遣人至居庸關我遣禮
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
阿剌使人至瓦剌貽書可汗賜勑也先及

阿剌而脫脫不花遣皮兒馬黑麻貢馬至京又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都指揮王息正千戶湯徹勳偕皮兒馬黑麻使虜而李實等及也先使人把禿至京把禿還賜勑也先八月丙戌楊善等奉 英宗還京居南宮 景皇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 英宗宴之南宮已而脫脫不花也先各遣人貢馬賜勑也先稱瓦剌都總兵

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二
年也先強盛刼奪脫脫不花而遣人貢馬
三年遺書剌兀可汗是年也先逐脫脫不
花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告捷逾
月也先又遣人貢馬請命使往來　上曰
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搆隙幾危宗社今聽
虜使朝貢優其賞宴便遂勅邊鎮練兵防
虜十一月宴兀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

只呵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數年間也先人每至京輒幾千人出入肆盜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illegible]約束即彎弓持刀欲奪馬殺人通事亦賛昌英每[illegible][illegible]沮之不聽輒侮罵貢使

尚在京時時入塞搶掠人畜將官請勅文以通好故恐貪功啓隙不欲與虜戰虜益驕東結朶顔西交哈密瞞赤斤蒙古往來窺塞下四年正月瓦剌使還勅也先曰太師求答使朕恐使交搆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絶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

納太師並各頭目差正副使二十三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金相犀帶九鈒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諭太師知之是月也先攻敗脫脫不花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脫脫不花也先遂自立爲可汗十月也先遣

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表書添元元年下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輒稱可汗不可宜諭以順逆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尾刺太師并下 廷議禮官胡濙等言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稱爲尾刺可汗便 上令再議儀制郎中

章綸言稱可汗則彼益強橫稱太師則彼必懟憤封爲敬順王或稱爲兀刺王便再下廷議濙等復言稱兀剌可汗便言官盧祥李鈞路壁等以爲不便宜仍稱太師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兀剌可汗勑文武督兵大臣曰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姦計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等

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幷勑
沿邉守將十一月厓刺使臣貢玉石五千
九百觔却令自售也先弟賽因諸酋並遣
人貢馬時也先新立恐諸部不附欲與中
朝通好貢市往來不復深入寇掠然數年
賞賜費亦不下百萬天順初也先有平章
哈刺者遂也先走死部落遂分散而孛來
癡王子強孛來殺哈刺立小王子小王子

之名始此不知其所自起孛來弑小王子天順二年春孛來寇陝西三年秋寇大同抵鴈門烽火達於京師俄又寇宣府五年寇河西入蘭州關隴震動六年孛來衰而毛里孩阿羅出猛可三酋逐孛來共立脫思亦稱小王子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小王子弱不能馭而諸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始入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

敢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成化初阿羅出
結乩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各爲黨出
入河套我漢人被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
又爲之鄉導元年遂入楡林塞二年毛里
孩入寇陜西三年又入楡林塞入大同塞
是年乩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
魯都滿魯都僭稱可汗以乩加思蘭爲太
師朧思不知其所終五年孛羅出乩加思

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掠至固原六年阿羅出毛里孩乜烈忽屢入陝西塞八年都御史王越總制關中軍務言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乞搜套復東勝　上遣武靖侯趙輔爲總兵出搜套輔以疾還遣吏部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畧盛言增兵守險便河套東勝之役未可輕議遂止九年冬虜遣人貢馬十年虜寇大同宣府及莊浪寧

靜深入鞏昌平凉然亦遣人貢馬十二年
寇宣府十三年寇宣府滿魯都乩加思蘭
遣桶哈阿忽刺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駝五
千當是時乩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滿
魯都爲可汗恐衆不巳服又欲殺滿魯都
而立斡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斡赤
來乩加思蘭匿不與遂相售殺十五年滿
魯都殺乩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滿魯都

入榆林塞尚書王越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斬虜首四百三十七封威寧伯十七年亦思馬因入大同塞十八年又寇大同十九年入大同宣府塞二十年戶部尚書余子俊提兵禦虜虜退去是時虜衆分散反復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諸酋各以部落逼中國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

都魯袞而把禿猛可稱小王子及其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為王虜中太師官最尊諸酋以王幼恐太師專權不復設太師三年伯顏猛可及其諸酋與尾剌酋并遣人貢馬將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僉都御史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䟽至輒

允下進嘗賂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尼剌二種間進威名遣哈捕察察少保等貢馬凡三年三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從貓兒庄入賂大同遣數百人至京師當是時伯顏猛可幼新立尼剌亦衰以故數年間我無虜患七年遂大舉寇陝西十年寇甘凉其酋火篩小王子部落也最強悍結諸部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

謀且深入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
禦虜又召王越總制陝西軍務經畧哈密
是年虜亦貢馬十二年虜迭入榆林大同
寧夏塞亦遣人貢馬十三年火篩入大同
宣府塞京師戒嚴火篩屢寇邊獲財畜日
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糾諸部入寇
上遣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
城伯鄘紫荆關侍郎李介經畧宣大王宗

薊黄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紫荆倒馬關備虜是秋虜入榆林塞冬入偏頭關十四年秋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十五年秋虜入大同塞特劉大夏在兵部奏紘總督陝西軍務十六年虜入榆林塞十七年兀良哈結小王子寇邉小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諜言虜諸酋期分道並犯黄裏

黄裏者華言京城也　上召見内閣鑾從
等議兵事是秋虜入大同塞　上銳意討
虜太監苗逵數請出師大夏力言不可乃
已是冬虜入花馬池清水營攻陷清水營
起楊一清經畧陝西正德元年改一清總
制軍務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
利會　泰陵崩逆瑾專政一清去不果是
年大夏致仕四年冬虜入花馬池殺總制

尚書才寬先是小王子太師亦不剌有女許嫁小王子而小王子之弟阿爾禿厮娶爲子婦小王子恨之欲殺阿爾禿厮亦不剌是年二酋奔出河套入西海攻破西寧諸族據其地而居之二酋尋歸小王子未幾亦不剌殺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吉後走入西海八年虜入宣府塞十年朶顔壯虜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是秋虜深入固

原平凉十一年春虜入榆林塞秋入宣府塞十三年入寧夏寒大掠秦隴十六年虜入花馬池犯刺西徙與土魯番相讐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台吉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著稱小王子阿著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台吉即也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二

子曰吉囊曰俺答阿不孩亦不剌部從吉囊火篩部從俺答而小王子種落又盛

一百七

知已不易得楊文貞不知王文端葉文莊不知于肅愍彭文憲不知李襄敏李文達不知葉文莊丘文莊不知王端毅倪文毅不知莊定山馬端肅不知劉忠宣崔文敏不知王虎谷張文忠不知王陽明

一百八

諸司印玖疊篆御史印捌疊文淵閣印玉箸將軍掛印柳葉

一百九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儀真人洪武中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專侍文華殿用文能視病制方性謹愿恭恪有行義達世務事東宮每效規益卒之明年　仁宗贈

太醫院使謚恭靖官其長子主善爲院判

一百一十

巡撫之名寔始於洪武辛未是年勅遣
皇太子巡撫陝西也建文中遣侍郎夏忠
靖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永樂
辛丑遣尚書蹇忠定等二十六人巡行天
下宣德庚戌遣侍郎于肅愍周文襄等六
人出巡撫也建文永樂巡行大臣並以給

事中倖之

一百一十一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愼哉愼哉江彬領兵殺一家二十口報功論死得脫朱寧淫人之妻而殺其夫逃入豹房二人皆得幸康陵竟罹極刑以語言筆牘之間陷人於死豈無果報况竊上權矯王命而殺人是一事而得二斬罪矣况又不止於一

事一人乎愼哉愼哉

一百一十二

趙古則撝謙餘姚人洪武初徵修正韻衆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注書不報還瓊山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

仲玠校正韻多用譙說譙六書之學最精

既没門人紫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學書

者心好之莫得而見也譙於世利聲華澹

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窮

無悔卒于番禺

一百一十三

姚廣孝謚恭靖邵元節文康榮靖文有太

醫院判蔣用文恭靖院使袁寶襄敏太子

太保尚書掌太醫院事許紳恭襄

一百一十四

國初李太師胡丞相涼國公諸獄未可知若于少保石總兵諸獄詞恐未為無枉即劉瑾錢寧江彬亦未必有反謀坐奸黨可也武定積惡負　恩本有死罪近言官所指法官所擬亦難服其心侯爵終當復惟曹賊反是實

一百一十五

近見敘名臣者多不及武臣如總兵馬永梁震王効梿勇山西戰將張世忠安慶守將崔文楊鋭漕運顧仕隆錦衣王佐豈可多得即内臣如王岳徐智范亨懷恩覃昌鎮守陜西晏宏河南吕憲皆忠良廉靖縉紳所不及也

一百一十六

丘文莊公言我朝文臣有謚始於姚恭靖公胡文穆公恐恭靖未可謂爲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賜謚寔始於王文節公文節於建文元年四月贈翰林學士賜謚永樂中改謚忠文

一百一十七

正統末雲南木麓川賊酋叛遣兵數十萬討之東南騷動于時浙江葉宗留福建鄧

茂七廣東黃蕭養相覇而起各雜衆數十萬僭號攻城殺掠吏民湖貴苗獠兩廣猺獞亦叛分遣文武大臣爲鎮守總督提督參贊協贊軍務巡撫巡視總兵副總兵參將分守協守守禦每省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十數人所在聚兵各數十萬浙江侍郎孫原貞副都御史軒輗福建尚書金濂侍郎薛希璉兩廣侍郎揭稽李棠都御史

楊信民貴州侍郎侯璡寺丞　湖廣都御
史王來李實四川都御史李匡侍郎羅綺

一百一十八

薛文清公山東巡按時嘗言內外風憲緘
默都御史顧佐惡之薛考滿署平常以故
不得進階封贈父母

一百一十九

正統己巳大統曆二至日出晝夜六十一

剡岳文肅公大巽之識者以爲用事大臣任私智癈厤法必有擢本之禍八月六師陷王木

一百二十

孝慈　仁宗二皇后開基育聖功邁英塗德超任姒　列后濟美宜家之敎戢於坤裳逮下之恩深於樛木百八十年餘未嘗有臨朝干政者正統中天下休息　孝誠

之功正德末國統中絶非　孝康爲之内主禍未可知也然當是時四楊在内閣可謂勤勞王家者矣

一百二十一

翰林始得謚文餘不得與不知出何令典鄭文安儀文簡吳楊二文恪魏文端葉王邵三文莊何文肅王文毅皆非翰林彭從吾易名惠安林見素有改謚之請未見施

行然亦有官至内閣不得謚文者馬許二
襄敏王毅愍陳莊靖是也

一百二十二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今遼洋運道也浮
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漯達于河會通河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
海達于淮泗國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
初中欒之運達于淮泗也浮於江沱潛漢

江西湖廣之道也未必盡同大勢若此劒閣雲棧通於秦始皇時故梁州貢道西傾因桓是來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也其下浮潛沿江從今儀真出淮安者蓋吳城邗溝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通又須入海迴淮太遠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今蘭州北折而東爲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西陜西之東之河道是也然禹時可通貢今

皆不可行何也漢儒亦云此不能通舟倪文毅公嘗疏乞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滞今令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

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迹而行
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況
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
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接
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邉堡渭
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
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
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

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
匯運某處可以立倉倒運某處可以造船
設壩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毋憚
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
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一百二十三

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正一品二十二年
改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 燕

王左右宗政同王楚王左右宗人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爲聞上達材能錄其過犯建都北京永春侯王寧洪熙宣德武定侯郭玹署事正統二年始建府於南京西寧侯宋瑛嘉靖中京山侯崔元署事寧瑛元皆駙馬都尉玹 仁廟貴妃弟

一百二十四

嘉靖己丑二月禮部言　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祀者七年禮宜祔享　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創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　孝惠太皇太后實　皇考獻皇帝生母　悼靈皇后主請祔奉慈殿　孝惠太皇太后之側　制

曰可丙申八月　孝惠神主遷於陵殿禮
官言初擬奉遷　悼靈皇后於奉先殿旁
室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似非奉安
元后之地且不足以容咼俎惟殿盡西一
室空虛清閟所宜遷奉歲時享祀或有事
祭告　祖宗　列聖宜一體設饌但不啓
匱不定祝稱斯爲合禮　制曰可又言謚
稱　悼靈考之謚法類非全美宜更定褒

稱是月改諡　孝潔皇后

一百二十五

太祖陵不知祔葬幾妃今陵祭旁列四十
六案或坐或否大抵皆妃嬪也　成祖十
六妃諡葬皆不可考然皆祀於陵　仁宗
諸妃陪葬惟三妃別葬金山　宣宗諸妃
陪葬別葬金山者一妃　英宗遺詔皇妃
他日宜合葬惠妃亦須遷來以後諸妃次

第祔葬今止　孝皇后合葬裕陵諸妃皆葬金山惠妃尚葬桃山竟無陪葬者　憲宗十二妃皆葬金山惟恭肅端順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永陵諸妃陪葬不由隧道列於外垣之內寶山城之外明樓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祔然　孝潔皇后亦不入永陵諸妃亦如之

蜀有邵道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慶陽前事不能知道人館慶陽周家築土被衲晝夜露坐郡中諸少年爭事道人爲弟子道人不開口言卒脣指色授人人見道人脣指色授亦輒心解爲奔走輒當道人意道人喜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令張口噓即知病人可治目諸弟子諸弟子置飲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鐵尺横飲上誦大悲呪已

起尺摩病者曰瘥矣不可活道人移出病家問死期出指示日數輒念道人不取謝錢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裹衲衲完弗復取病家有見飯飯道人列椀祭上不問多少盡飯若加飯更列椀不食飯草惡道人顧喜更謝造美食不食飯雜葷物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道人又喜飲水鄉野人聞之爭入城願覩道人飲諸弟子令

鄉野人挽水寨上無問多少飲輒盡冬月
水冰聞道人齒間𩅦𩅦聲頃之肩蹋面紅
汗下如雨慶陽李患脛瘍久不愈問道人
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醜將更聘
女慚死此其祟汝李大驚伏地頓首請柰
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瘍果瘥卒之
日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夜登几旁守
道人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俄有戈甲士

馬戰鬬聲諸弟子懾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矣

一百二十七

吾鄉人　國朝名臣輩出開創時文成文憲籌畫軍旅與制禮樂未四十年而有靖難之事則遜志葂夷齊之節又未五十年而有岳狩之事則肅愍收宗李之功又未八十年而有南昌之變則端毅發其奸忠

烈死其難陽明平其亂此皆焯焯在國史者內閣今纔七人文簡文懿文毅文正文忠皆能稱其職矣若章文懿純心正學師表海內稱爲大老又不可以功名論也

一百二十八

邵文莊公言運法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曰支運四曰兌運五曰改兌恐未然予謂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

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太倉開洋遶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薊州耳轉運雖變爲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非變也今考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太倉由海道達直沽洪武中航海侯張

軸轤侯朱壽永樂初平江伯陳瑄皆督海運及建北京江南糧一仍海運一渡江由淮入河抵陽武陸運至衛輝沿衛泝潞達通州永樂五年議者言北京軍餉河運不能給須兼海運今海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請於太倉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擇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幹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調各

衛所海船并出海官軍　文皇令再議九年始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十六萬五千人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年禮言海船造辦太迫請造淺船五百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諸郡糧百萬石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瑄等始議轉運蘇州等府并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

浙江并直隷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
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
德州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轉十三
年增造淺船三千餘乃罷海運遮洋船兌
三十萬石內六萬入天津倉二十四萬直
沽渡海入薊州倉江南巡撫周文襄議裏
河民運多失農月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
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衛所出通關付繳宣

德八年參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兌裏河官軍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

韓遏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准徐臨
德四倉支運粮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軍
名爲改兌

一百二十九

宣德三年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
京百司以民廉介端謹也民字時舉武進
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
除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進員外郎郎中十九年陞山東左叅政當是時索唐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 上再征虜勑民舟車轉餉節約曲筭省財力民不擾事集 上在道中勑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克會試考官三年召入南京戸部爲右侍郎尋改南京刑部九

年卒官貧不能喪吳文恪公力爲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公請褒民不果

一百三十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

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曰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一百三十一

馬鈞陽嘗上疏言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

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
該僧三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十二年度
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
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
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
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況不
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灶私自披剃而
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創修寺觀徧於

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
道過半乞嚴加禁約

一百三十二

嘉靖十年三月朔勅諭朕仰惟　太祖肇
創洪圖奠清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
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世之積乃出中
夏之元聖顧追報之典未舉而朕幼之懷
罔遂朕躬承　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

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　皇祖宗
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爲成範欽哉親撰
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
牌于太廟曰　皇初祖帝神南向　太祖
配位西向

一百三十三

孝陵奉祀禮專勑皇親如西寧侯駙馬都
尉宋琥是也成化十五年專勑魏國公徐

俑弘治九年俑改守備南京專勑駙馬都尉楊偉正德八年偉卒恊同守備西寧侯宋愷兼掌行祭禮正德十六年愷還京禮部請　命南京恊同守備豐城侯李旻奏祀　上曰孝陵奉祀先年有專官奉勑行禮惩部裹還議擬來說改勑魏國公徐鵬舉令掌南京中府事蓋琥俑偉愷鵬舉皆呈親也然自愷以恊同守備兼掌祀事而

官無專設矣亦或暫令守備代行不爲常
典嘉靖十三年鵬舉解守備仍奉祀行禮

一百三十四

弘治二年徽王乞升鈞州爲府王端毅公
上言今肅府在蘭州潞府在潞州荊府在
蘄州岷府在武岡州並國各若八九十年
少不下四五十年未嘗改府徽府乞將鈞
州升爲府治割汝州郟縣魯山寶豐商州

許州襄城長葛臨穎郟城鈞州密縣新鄭改隷所轄不惟顯乎前四府仍舊之典且啓前四府改爲之端况今各處灾荒軍民凋敝欲與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於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

上是其言移書諭王

一百三十五

成化中太監張敏卒姪太常寺丞苗傾貲

上獻乞侍郎　上曰昔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可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齔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隷但不署

事朝參大抵多出於梁方之門弘治間馬端肅公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於今日請因災汰罷　上從之

一百三十六

參贊軍務者始於洪熙元年以武臣蹤於文墨選方面部屬官於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於是有參贊參謀軍務總督

邉儲景太中大同叅政丹陽沈固宣府叅政崑山劉璉山東叅議會稽周顒廣西副使劉紹如劉清輩又以郎中給事中稱叅贊軍務也

一百三十七

王文恪公曰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爲何廉伯曰内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

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見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庶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

一百三十八

永樂元年冬定軍功襲替例自後洪武永

欒宣德年軍職絶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
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絶
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
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
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並得
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
不許襲會兵部火群失職者流言得復襲
嘉靖十年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酌議

立功人絶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
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
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
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
孫華職者俱收總旗

一百三十九

徐王宿州馬公　高后父也配鄭氏無子
初立廟　太廟東洪武四年即王居立廟

滁陽王定遠郭子興首事濠梁徐王避兵
以 高后托之遂育爲已女卒於和陽葬
滁州夫人張氏三子長戰没次陷没幼以
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一女爲 皇妃生
蜀王豫王如意王豫王即代王洪武元年
建廟滁陽楊王 高皇外王父也墓在盱
眙王姓陳楊州人卒年九十九無子長女
即 淳皇后廟初在 太廟東後即墓立

廟三王皆有歲時祭時鳳陽又有以功封
鞏昌侯贈陝國公謚宣武者與滁陽王同
名武定侯英同母兄弟也

一百四十

洪武十一年封　周王於河南開封一郡
惟一王府今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
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
中尉而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

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余員此祿俸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霍韜奏云

一百四十一

嘉靖己丑夏勲臣六十五人公六人侯二十二人伯三十七人開國者三人而已南京魏公滇南黔公曁武定侯也餘皆靖難

征虜平蠻捕倭討賊擒叛之功而外戚恩澤封者乃十有六人文臣封爵如李善長韓國公汪廣洋忠勤伯劉伯溫誠意伯茹瑺忠誠伯徐有貞武功伯楊善興濟伯王越威寧伯王守仁新建伯或沒世而革或再傳而罷甚者戮及其身惟王驥以麓川功子孫尚襲靖遠伯劉瑜近得嗣誠意伯

和寧王阿魯台　文皇封之卒宣德間子阿卜只俺率其家屬部落來降授左都督

其子後陞錦衣指揮使　英宗賜姓名和勇以紫荊香爐功擢至都督同知勇子忠

忠子誠襲錦衣使

一百四十三

宣德三年五月蔡福朱廣薛聚于瓚曾貴

李忠伏誅福都督廣聚瓚皆都指揮貴指

揮忠千戶福等在交趾守又安被賊圍福不戰率廣等降賊且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等又令百戶牟英告賊賊殺盡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城福又歷說各城人降賞至清化馳馬城下大呼曰守城者可見幾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則送福等詣京師悉棄市籍其家

一百四十四

實鐇之亂本仇鉞反正之功封咸寧伯巨
鏑張永攘爲己功一時惡黨如谷大用馬
永成陸誾魏彬冐以運籌獲封永兄弟富
泰安伯容安定伯谷大寬高平伯大亮永
清伯馬山平凉伯陸永鎮平伯魏英鎮安
伯

一百四十五

成化辛卯十二月 悼恭太子薨 茂陵方以國本爲憂 泰陵在西宮已二歲頗左右莫敢言者旣正位 東宮 孝貞王后恩勤如己出而 貴妃萬氏者名保護之是時輔臣疏云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人情事體未順請令就近居住俾 皇子便於接見庶遂母子至情逾月而 孝穆紀后崩矣輔臣舉宋

李宸妃故事歛葬皆如禮弘治初始建
奉慈殿供養
一百四十六
孝陵長陵皆　中宮先崩不立繼后　獻
陵至　康陵皆后後帝崩　裕陵二后
茂陵三后蓋　孝肅　孝穆　孝惠皆母
以子貴尊稱之號也成化戊子季夏　孝
莊崩廷臣議葬事云合葬　裕陵祔食

英廟宜如漢文之於呂氏宋仁之於劉后
茂陵重違　孝肅意未允彭文憲公姬
文敏公率群臣伏闕號哭竟得如請
一百四十七
國初僞漢陳友諒爲勍敵僞吳張士誠次
之吳能西擾建業我則不敢越鄱陽而取
武昌矣是時以長興侯耿炳文守長興江
陰侯吳良守江陰長興守則陸騎不能出

徽欽所以斷平江之掌股江陰守則師舟不敢窺通泰所以扼平江之襟喉吳不我擾而陳氏滅張氏繼之矣

一百四十八

小說云永樂二十二年雷震　奉天殿下詔求言主事蕭儀首言徙都北平非便長陵震怒加以極刑時科道亦多云　朝廷不宜輕去金陵以致此變因劾與議諸

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
辯都御史陳瑛言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
討宜加重罪　上令侍臣詰問再三得夏
忠靖公解之遂令各回衙門辦事否則又
有蕭儀之禍矣陳瑛已於永樂九年有罪
下獄死

一百四十九

康陵特司禮鐺王岳范亨忠義果直爲逆

璉所恩寺以正德元年十一月二日充南
京淨軍璉黨長隨王成等追至臨清小沙
灘縊殺之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詔旨
贈官祭葬寺兄璋授世錦衣百戶

一百五十

開國功臣封公侯世襲者券云謀逆不宥
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若封
公侯而子孫世襲指揮使者則云其餘死

罪免二次

一百五十一

明氏據蜀東阻瞿塘北恃金牛自謂我師不能克洪武四年春湯中山爲水帥率廖永忠輩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潁川爲陸師率顧時輩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瞿塘要隘守中山不能進而潁川已直擣階文破綿漢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者

也潁川既圖成都中山方有重慶之捷

一百五十二

國初駙馬多功臣子弟如韓國公李善長子祺尚臨安東川侯胡海子觀尚南康西寧侯宋晟子琥尚安成瑛咸寧吉安侯陸仲亨子賢尚汝寧汝南侯梅思祖姪殷尚寧國鳳翔侯張龍子麟尚福清武定侯郭英子鎮尚永嘉長興侯耿炳文子璿尚江

都西平侯沐英子昕左都督袁洪子容皆尚公主

一百五十三

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金吾左衛指揮使泉之孫女正統中冊爲郕王妃父瑛銓兵馬指揮已巳 景帝即位立爲皇后祖泉兩進左都督瑛右都督尋以無子廢册皇太子見濟母杭氏爲后 復辟之歲改稱

郕王妃璞亦仍爲兵馬指揮三月進璞錦衣僉事成化中復皇后位號

一百五十四

弘治甲子六月虜中走回人云聞虜中欲擄黄裏黄裹着京城也特扯虜小王子求貢朝廷既許而不至且聞有異謀又走回人云朶顏頭目阿爾乞蠻領三百人與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引誘入寇

而大同亦告急於是　泰陵欲出軍召劉東山面議東山力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　文皇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失利對曰　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羅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利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

一百五十五

曲靖雲南之襟喉也洪武十四年九月朔傅友德藍玉沐英三將軍率甲士三十萬南征偏師由永寧趨烏撒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大軍遂克普定進攻曲靖僞梁司徒達里麻果悉精兵十餘萬屯曲靖拒我師我師急趨渡白石江遂平曲靖而潁川侯城烏撒以通永樂之兵克七星關以通畢

節之道雲南亦破而僞梁王走死滇池

一百五十六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武官選簿齊泰由兵部左侍郎進尚書至建文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附選齊公已不僉名十二月初七日選則茹瑺爲尚書并公姓亦不載矣豈址平事急公有軍旅之役耶近見新官供詞往往有云鄭村垻殺敗齊尚書軍馬者

豈公時輟部事理戎務耶或謂公倡兆錯之議及壯平兵起復假總居守令庸懦如杲隆者爲元帥卒以誤國豈公固未嘗居守耶據選部如此附之備考

一百五十七

唐虞時天下分九州又析爲十二州夏九州分爲五服商謂九有周九州六服秦三十六郡兩漢十三部西漢之衰也縣邑道

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東漢則一千一百
八十矣晉十五道唐十道宋二十三路元
十一省二十三道 我朝洪武初都建康
鳳陽為中都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永樂
中以北平為北京建康遂為南京又平安
南為交阯布政司割川湖廣南地為貴州
布政司宣德中棄交阯今兩直隸十三布
政司統府一百五十二州二百四十縣一

千一百三十四百九十三衛二千五百五十四所宣慰司十二宣撫司十一招討安撫司十九長官司一百七十七朝鮮安南來朝者五十六國速溫河等地面五十八奴兒干烏思藏等都司所領衛所二百三十八

一百五十八

撫州吳與弼天順中石亨薦之　命行人

賫勑書束帛造其廬以伊傅禮聘之與弼拜使即言朝廷厚意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比至授左諭德引見文華殿　上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對曰微臣草莽賤士少嬰疾病不能出仕今年六十有八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宫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對曰輔廷之職臺諫之次宫僚爲重　上曰

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
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
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李賢曰此老非迂
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病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若受
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不
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
諭意亦不受留京兩月具本再辭　上曰

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書令有司月供食米以贍終身與彌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一百五十九

新會舉人陳獻章屢試禮部不第成化五年遂還山養母十五年彭惠安公爲廣東左轄朱中丞英總兩廣軍事交薦　旨下

吏部移文藩司趣令赴京以舊疾未平毋
年加老辭不赴郡縣促駕不得已十九年
三月造朝五月吏部奉　旨憑部裏還考
試了量授職事來說時獻章方病七月赴
考俄疾作復歸寓八月上疏言母老病求
歸甚切九月　上旨陳獻章既巡撫等官
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
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吏

部覆請　上吉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上疏謝去

一百六十

北邊有戎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御史或尚書侍郎兼憲職自巡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戎

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濵東路有警則延寧遊兵駐河西濵戎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慶凉洮之中東路則往來於宣大嘉靖中改總制爲總督

正統十四年虜至京城榜購能擒斬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景泰元年購殺也先者賞銀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等賞銀二萬兩金千兩封侯

一百六十二

祖訓內府禁容不許盖造離宮別殿正德間左右近倖獻謟希恩內起新宅佛寺神廟總督府神武營香房酒店外起鎮國府

總督府老兒院玄明宫教坊司新宅石經山祠廟店房嘉靖改元詔今在内内官監工部錦衣衛科道官在外撫按查勘拆毁改正或存留别用變賣還官官匠因是陞官查革

一百六十三

永樂六年十一月　勑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吏兵部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學士

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黃淮右庶子兼侍講楊榮左諭德兼侍講楊士奇右諭德兼侍講金幼孜輔導
皇長孫

一百六十四

正德二年逆瑾矯勅戒諭百官勒羣公鄉臺諫數十人又指內外忠賢爲奸黨矯旨榜朝堂畧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交通內

閣劉徙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
史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
槃黄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
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
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
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
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黄昭道
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

鉦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玄云遂停日講

而尚寶司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瑋何

校兩長安門及張家灣論戍邊

一百六十五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

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

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

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illegible]

千其祿俸粮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粮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粮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及疏屬人罪屬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哉

一百六十六

正統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僊偈為我也衆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提學鄞黃潤玉嘗見之言其狀貌魁梧聲如洪

鐘云帝嘗賦詩曰年年落西西西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或曰帝頂顱偏頗　高皇知其必不終嘗匣髠緇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爲僧去又曰帝性穎敏能爲詩　高皇命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

落江湖裹皺龍不敢吞曰必免於難又嘗賦金陵詩曰是日乘興看晚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後至貴州金筑長官司羅水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

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黄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逈北望天門萬里遥欵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换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

一百六十七

正德五年八月寧夏獻俘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頒繁寘鐇於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獄廷鞫奏上皆伏誅寘鐇弟寘鐃寘

鎬坐黨廢庶人太監張永初見　上乘間出懷中疏奏逆瑾十七事且言其將爲不軌　上怒夜縛瑾坐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九月吏部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坐瑾黨伏誅内閣曹元削籍盡革瑾所行亂政害人事焚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寧夏及誅瑾功封仇鉞爲咸寧伯内閣進勳階子

又封諸太監兄弟爲伯者七人以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檀權亂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及他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一百六十八

楊文襄公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内變不可測奈何

永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
公盡策者遂促膝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
在上傍　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
已成耳目廣矣奈何公曰公亦　天子信
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
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　上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幷
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

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楊用
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
人耳永曰即不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
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
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
死　上前即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
得請即行事無緩須刻漏機事禍不旋踵
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　主乎已

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

一百六十九

或曰今內閣一人兼四官非禮此不然顧其人稱否耳唐虞三代盛時大禹嗣崇伯爲司空加百揆三官也其帥師征苗又兼士師蠻夷猾夏之職伊尹爲冢宰領阿衡又兼師保太甲稱爲師保高宗稱爲阿衡意當時亦有封爵非四官平周公以魯侯

代太公爲太師兼冢宰領東伯召公以北燕伯入爲太保代周公爲冢宰領西伯司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爲太師領東伯皆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一人領五官矣

一百七十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瑾黨死陸完坐宸濠黨王晉溪坐奸黨亂政皆論死減謫戍石文隱公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

門云莫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一百七十一

嘉靖十五年九月 上奉 章聖皇太后率 皇后妃嬪謁天壽山七陵又謁 恭讓章皇后 景皇帝后陵於西山 上拜長陵六陵陳后陵西山二陵各遣官行禮孝陵顯陵亦如之

一百七十二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余爲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别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僞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内衙門尚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

不靖時乎郎中不以爲然

一百七十三

永樂甲午十一月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
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
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藴者爾
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
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
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

儒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
賢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
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 上御
殿受之群臣表賀蓋未及一年而成可謂
太速矣時文貞輔 獻陵南京監國故不
預

一百七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 成祖勅纂之書也永樂

丙申十二月成進覽刊布先是　上以璽書諭　皇太子令翰林儒臣採古名臣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云今此書無序亦無監纂編纂官職名是時西楊在南京佐　太子監國正危疑之際也

中山王初夫人張氏繼夫人謝氏王出師

歸孝陵諭王曰卿夫人妒鞭撻人至死此

不足佐卿朕爲卿擇一佳婦謝夫人是也

謝夫人生四子四女女長即仁孝皇后次

代王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

后崩長陵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

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曰

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婿耶季女竟不

敢受人聘從佛氏爲尼於南京聚寶門外所謂王姑庵者是也嘉靖中霍文敏公爲禮書毀之

一百七十六

宣德五年二月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　上請皇太后令輔義士奇榮幼孜溥六臣見行殿　皇太后曰　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淸寧生民無事固　祖宗擁佑亦卿

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
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
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皇
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　祖宗積善垂慶
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
但國家蒙福　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
敷祐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　上
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一百七十七

山西三傑喬公宇王公鳳雲王公瓊白岩以德量勝虎谷以節槩勝晉溪以才畧勝然而晉溪有功於民社矣

一百七十八

嘉靖庚子辛丑壯虜吉囊俺答連入太原直至平陽潞安大同將士不用命山西諸將望風潰散不肯力戰總兵王陞白爵李

蔡張達及巡撫龍大有劉臬相繼下詔獄
四總兵論死兩巡撫戍邊已而四總兵千
方營解得脱死立功自贖輙以功報得復
舊物兩巡撫尚未脱士伍

今言卷之二